

服务于当代设计的中国传统服饰纹样审美价值辨析

刘一品, 华梅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300789)

摘要: **目的** 通过纹样对中国传统服饰的审美观念和社会心理进行系统的研究。**方法** 运用现代美学原理, 分析中国传统服饰纹样所具有的审美价值。**结论** 中国传统服饰纹样的审美价值由两部分组成, 一部分是对自然和人工事物美感的表现, 另一部分是纯粹的形式美感。前者包括再现自然美和再现产品美, 后者包括反复、交替的形式美和对称、平衡的形式美。这一结论对当代服饰的设计活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传统服饰; 纹样; 审美价值

中图分类号: J5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3563(2017)24-0080-04

Analysis of Aesthetic Value on Dermatoglyphic Pattern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ostume for Contemporary Design

LIU Yi-pin, HUA Mei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9, China)

ABSTRACT: The dermatoglyphic patterns are adopted as an approach to understand the aesthetic standards and social psycholog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ostume. And the aesthetic ideology is used to analyze the aesthetic value of dermatoglyphic pattern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ostume. It consists of two parts: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natural and the artificial things, as well as the pure form aesthetic feeling. The former includes the reappearance of natural beauty and the reappearance of product beauty. The latter includes repeated and alternate formal beauty as well as symmetrical and balanced formal beauty. The conclusion analysi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orrect reference of contemporary fashion design and the use of traditional costume patterns.

KEY WORDS: traditional costume; dermatoglyphic; aesthetic value

纹样在中国传统服饰上有着悠久的历史。如今繁复华丽的纹样, 都是将服饰质料通过绣、绘、织、缝、缀、刻、塑、磨等手段形成的。中国传统服饰纹样的题材广泛, 既包括狮、虎、豹、象、鹿、鹤、鸳鸯、鸬鹚等动物题材, 又包括萱草、芍药、菊花、梅花、莲花、樱花等植物题材, 还有武士、力士、舞女、僧尼等人物题材和琴、棋、书、画等静物题材。中国传统服饰纹样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其他的中国艺术很少能在反映生活的广度上超过中国传统服饰纹样的水平。通过剖析最具代表性的中国传统服饰纹样的审美价值, 能进一步认识中国传统文化, 并对当代的服饰设计有所启示^[1]。

1 中国传统服饰纹样美的特征

中国传统服饰的纹样美不是孤立存在的, 而是质感美、造型美、色彩美共同组成的艺术美感。在中国传统服饰的纹样美中, 纯粹审美的需求成分更多, 实用性的需求更少, 包含最复杂的艺术创作, 这正是中国传统服饰纹样最鲜明的特征。

中国传统服饰的质感美在一定程度上是人工劳动的结果, 而纹样美则完全是人工劳动的结果。前者属于改造自然物的原有特征和利用其视觉形态与本质属性的行为, 后者则属于再现和表现自然物形象以

收稿日期: 2017-03-21

基金项目: 天津市艺术科学规划重点项目(2016C16073)

作者简介: 刘一品(1985—), 女, 天津人, 硕士, 天津师范大学讲师, 主要从事服饰美学与设计史论方面的研究。

及其他具有视觉美感的人工产品形象的行为。中国传统服饰的纹样美与造型美在审美价值的实现途径上最为接近,都包含了自然和人工事物之美,具有纯粹的形式美,但前者是二维平面的,后者是三维立体的。中国传统服饰的纹样美更是处处具有微观层面的色彩美,很少有哪个纹样案例能在没有色彩的参与下实现视觉效果^[2]。

中国传统服饰的纹样美与质感美、造型美和色彩美既有关联又有区别,是不可分割的关系。在分析过程中,不仅要注意其独立性,还要将其放在服饰艺术美的整体框架下来看待。

2 中国传统服饰纹样再现自然美

中国传统服饰纹样再现自然美的行为,即单纯地表现大自然中各种具有审美价值的事物。这种行为没有赋予这些事物寓意,选择这些事物作为再现对象也不是因为它们具有特殊寓意,而是因为这些事物本身即具备形状、体态、神情、色彩、韵律的自然之美。《书·益稷》中说:“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即绘),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希绣并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3]。”其中绣日、月、星辰,取其照临;绣山形,取其文丽;绣绘宗彝,取其忠孝;绣藻,取其洁净;绣火,取其光明;绣粉米(白米),取其滋养;绣黼(斧形),取其决断;绣黻(两兽相背形),取其明辨。例如蟠龙凤纹图,这些纹样显然是与自然,即中国人所认定的“天”有着必然联系,见图1。



图1 蟠龙凤纹
Fig.1 dragon phoenix

在中国传统服饰纹样中,被广泛表现的动物除了上面提及的几种外,还有牛、羊、马、猪、孔雀、鹦鹉、喜鹊、兀鹫、鸳鸯、鹤、鹭鸶、鹌鹑、白头翁、鹰、猴、蛇、蝴蝶等。植物有牡丹、芙蓉、月季、海棠、百合、葡萄、石榴、卷草、纸草、金银花(忍冬)、樱桃、石竹花、葫芦、茱萸、兰花、竹、胡桃、灵芝等。自然事物则有山石、太阳、海水、祥云星星、月亮、雷雨等。忠实地复制和塑造这些自然事物的形象,即为服饰纹样中的再现行为^[4]。

在纹样中表现自然事物需要保留其原有形态,同时运用夸张、变形等手法塑造其形象,这体现了人对自然事物形象(而非自然事物本身)的能动改造。例如1995年在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一号墓中出土的“五星出中国利中国”锦质护膊,其用变形手法表现了孔雀、仙鹤、辟邪、虎、龙等形象,作者基于生物的真实形态和想象生物的公认形态,对其进行有意识的概括化、形式化、几何图形化的处理,使之在原有形态上充满了主观意味。最后,不论是孔雀、仙鹤这样的真实动物,还是辟邪、龙这样的神异动物,因为其形状有所改变,所以显得神秘,实现了极高的艺术价值。唐代工匠们在继承汉代纹样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广泛应用印染织绣的手段,在服饰上塑造花鸟和一切富有生命力的内容,如牡丹、芙蓉、月季、海棠、萱草、芍药、菊花、梅花,以及外来的葡萄、石榴等奇花异草,同时再配以珍禽异兽。其中“花中之王”牡丹联珠团花,花团锦簇;“花中之相”芍药缠枝花卉,柔婉多姿;“百鸟之王”凤凰飞舞成双,左右对称。由于形态的变形程度与汉代同类图案相比较小,加之构图的动态强烈,配色多样大胆,所以表现出一种新鲜、明快的气氛。这种手法可以使中国传统服饰纹样的审美者通过观照自然事物的形象,体会到被赋予某种特定感情色彩与气氛的自然美^[5]。

3 中国传统服饰纹样再现产品美

中国传统服饰本身即为一种有实用目的的物品,具有物质形态和视觉形态的功能美。中国传统服饰可作为载体,表现中国人生活中的其他物质产品。即使只分析中国明清两朝的主要服饰纹样,也可列举出铜鼎、玉磬、古琴、围棋、灯笼、绣球、风筝、元宝如意等。还有带宗教用途的产品,例如道教八仙的扇、葫芦、长箫、檀板、宝剑、花篮、渔鼓、箎箫,以及佛教的轮、伞、盖、罐等。这些人工产品都被大量地以绣、绘、补缀等形式再现于中国传统服饰上,它们代表着设计师和着装者祈福求祥的心理,是中国传统服饰生活美的体现。

除了吉庆意义外,中国传统服饰还具有表现人造物品的艺术美感。一方面,这些纹样对产品形象的再现体现了这些产品的功能美,例如古琴、围棋等现实生活中的人工事物(产品)都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的物质形态与视觉形态功能,它们对自身功能的审美价值的实现使它们具有功能美,并对人们的生活极为重要。正因为如此,这些产品的形象才值得作为纹样图案来使用,自身功能的审美价值很低或审美价值实现程度很差的产品(比如破了的灯笼或已不再流通的金属货币)被用在中国传统服饰纹样中的例子,迄今还没有发现。

另一方面,这些纹样表现的产品本身即具有产品美(而非艺术美)范畴内的形式美感,例如铜鼎具有造型平衡、对称之美;灯笼、绣球多呈圆形,具有视觉上的完整美,其他事物或具有黄金分割比率美,或具有支配、从属及统一之美。除了具有特殊的视觉形态功能外,形式上不完整、不协调的人工事物(产品)被用于中国传统服饰纹样上的例子,目前没有先例,不对称的人工产品被运用的例子也极为有限^[6]。

上述各种产品形象在中国传统服饰纹样中的运用有时以单个形态出现,也有以对称形态出现,还经常反复、交替地出现。这就是产品美与形式美的结合,在清代至民国期间,中国地方乡绅喜爱的缎面棉袄上的铜钱图案即为最典型的范例。

4 中国传统服饰纹样具有反复、交替的形式美

中国传统服饰品纹样的形式美涉及了两个领域,一是从狭义的角度看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二是从广义的角度看艺术品与装饰艺术品的关系。

首先,中国传统服饰品上的纹样究竟属于内容还是属于形式?例如一件唐代丝织品“联珠团花”的纹样,如果从狭义的角度分析,其内容是牡丹,要表现自然之美是其引申含义,而塑造这朵牡丹花的线条、色彩就属于形式。在这里,内容与形式是不可分的,没有塑造牡丹花这一内容的功能,线条和色彩就失去了意义,而没有线条和色彩,牡丹花也不会被表现出来,大多数的中国传统服饰纹样都是按照此原理出现的。内容与形式的竞争与相互促进,贯穿了整个中国传统服饰艺术的发展过程,并覆盖了其方方面面。中国传统服饰的各组成部分和各要素既是内容,又能根据需要担当各种形式的角色。匈牙利学者阿诺德·豪泽尔在《艺术社会学》中,肯定了内容与形式间的竞争和形式本身的相对独立性:“形式仍然代表着内容以外的东西,它不可能变成内容,也不是从内容来的。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形式和内容总是相互刺激、相互促进。只有当有些内容被放弃的时候,形式才可能达到自身的完善”^[7]。在中国传统服饰纹样中,就有很多形式要素可以脱离内容而独立存在,并表现出特定的、纯粹的形式美感。

那些具有单一特征的元素又是如何在中国传统服饰品上体现出美感的呢?早在中国的仰韶文化彩陶上就已经开始广泛使用具有反复、交替等形式美特征的图案,但是现今保存下来的最早的中国传统服饰纹样的形象资料,则是属于新中国成立后在河南、湖北等地出土的大批战国织绣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长沙发掘报告》中详细记载了当地出土的战国丝麻织品的形式特征,其中织物上的织花图案大多是

排列规则的散点菱形图案,菱形单位有粗有细、有大有小、有疏有密。这种菱形图案在同时期出土的铜器、漆器、彩绘陶中也屡见不鲜。此后,类似纹样均在中国传统服饰品中广泛运用,且使用规律也进一步程式化,出现了连续的图案。例如具有重复美感的北朝云兽纹锦图,见图2。这幅作品将各个简单或复杂的基本图案连接起来,以二方连续和四方连续为主,每一组图案的形式完全相同。一般来说,二方连续多用在领口、袖边、下摆、裤脚等处,四方连续则多用在服装面料上。



图2 具有重复美感的北朝云兽纹锦

Fig.2 The beauty of the wild animal has repeated cloud brocade

不管是单一方向的菱形图案还是四方连续的图案,所有中国传统服饰纹样都是通过由单一的图案不断进行反复和交替所形成的,这涉及到设计师对艺术和装饰艺术的认识与了解。在艺术品中,重复出现某一元素是呆板僵化的表现,但在一些时间艺术(比如戏剧、电影)中,此类行为却可以带来一定的喜剧效果。阿恩海姆在《艺术与视知觉》中提到:“在一件艺术品中,同一个式样是不能出现两次的,而装饰艺术品则不受这种限制。在一个任意大小的表面上,具有相同特征的装饰式样可以重复出现。装饰艺术品在内容上的片面性,决定了其形状的规则性和简化性,一件装饰品的内容越狭窄,表现这个内容所需要的结构特征的数目就越少”^[8]。因此,单从视觉上分析,人们之所以会喜爱重复的纹样,是他们习惯以装饰艺术的标准进行要求。由于所有纹样表达的内容都极为简单,不担负解释自然、生活的使命,所以在服饰纹样中,设计师使用的装饰元素的种类越少,它的审美价值就越高^[9]。

5 中国传统服饰具有纹样对称、平衡的形式美

中国传统服饰纹样中的对称、平衡美作用于人的视觉心理的机制,与中国传统服饰的立体造型中的类

似形式美基本一致。首先,中国传统服饰纹样主要对自然事物或人工事物进行再现,而非依靠服饰结构(比如明光铠上的圆护或官帽的翎等)。其次,中国传统服饰纹样中的对称、平衡美的实现方式与上述中国传统服饰纹样中的反复、交替美也有一致性,但对称、平衡效果所使用的“具有相同特征的装饰式样”的数量,比实现反复、交替美要少得多。形式高度对称的汉代的“豹纹锦”(摹本)见图3。



图3 形式高度对称的汉代的“豹纹锦”(摹本)

Fig.3 A form of highly symmetrical leopard-print brocade of the Han Dynasty(facsimile)

1993年10月至1994年4月,在湖北荆门楚墓中出土了战国中期的丝织物,其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对龙”、“对凤”、“对鹿”的织花图案。再例如1982年从战国中期的一座楚墓中出土的大量锦绣织品,其中一件罗纱禅衣上有数十对对称的斑斓猛虎,个个张牙舞爪,尾巴高翘,在奇山怪石间奔腾长啸,显得威武雄壮。还有一件大幅绣衾,上面织有栩栩如生的对称龙凤、舞人、瑞兽,花纹横贯全幅,织法细致入微,色泽古朴大方。在苗族刺绣服饰中,对称也是不可或缺的构图准则,苗族服饰袖、肩、襟等处的刺绣都对称严谨,上面的龙、凤、鱼等图案也大多成对出现。这些形制相同的自然事物,充分展现了事物的各个部分(尤其是相邻的部分),这是对称美的至高境界。

对称不一定是平衡的。虽然很少有单独的纹样能在对称的同时做到平衡,但大多数中国传统服饰纹样的整体视觉效果一般都具有平衡的特征。例如壮锦的构图就以规整的棋盘格状纹样为主,或者说类似于网状,大小一样的网格内有各种造型多变、高度装饰化的动植物图案,给人的整体印象是严整不失灵巧、多变不失统一,在中国少数民族织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6 结语

通过对中国传统服饰纹样的研究表明,实现中国传统服饰纹样的审美价值的途径可以分为两个层次。

第一层次的美感与形式没有直接关系,包括对自然事物的直接采用、模仿、再现和表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服饰的艺术美是这些自然事物原本具有的自然美的复制、放大和综合,而这种自然美“是自然事物所具有的审美属性,即审美价值的形式”^[10],大到日月星辰,小到树木花草和鸟兽鱼虫都能体现出这种审美价值的形式。中国传统服饰品的艺术美还包括对人工事物的模仿、再现和表现,是这些产品美中的形式美的复制。第二层次的美感则是纯粹符合形式美法则的。当代服饰设计在借鉴中国传统服饰纹样时,应该运用美学的原理进行客观分析,避免在不了解其内涵的情况下盲目地运用。

参考文献:

- [1] 华梅. 中国服装史[M]. 天津: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4.
HUA Mei. History of Chinese Costume[M]. Tianjin: Tianjin People'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1994.
- [2] 华梅. 服饰与中国文化[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HUA Mei. Costume and Chinese Culture[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1.
- [3] 蔡沈. 书经[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CAI Shen. Book of History[M].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ress, 1987.
- [4] 华梅. 人类服饰文化学[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5.
HUA Mei. Human Clothing and Ornament Culturology [M]. Tianjin: Tianj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5.
- [5] 彭修银, 张子程. 东方美学中的泛生态意识及其特征[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8, 28(1): 148—152.
PENG Xiu-yin, Zhang Zi-cheng. Pan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in Oriental Aesthetics[J]. Journal of South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08, 28(1): 148—152.
- [6] 华梅, 王鹤. 舆服志中的纵向符号标示体系研究[J].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4): 32—35.
HUA Mei, WANG He. The Research about the Vertical Symbol Marking System in Carriages and Dressings[J]. Journal of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10(4): 32—35.
- [7] 阿诺德·豪泽尔. 艺术社会学[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87.
ARNOLD H. The Sociology of Art[M]. Shanghai: Academia Press, 1987.
- [8] 鲁道夫·阿恩海姆. 艺术与视知觉[M]. 滕守尧, 朱疆源, 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 RUDOLF A. Art and Visual Perception[M]. Teng Shou-yao, Zhu Jiang-yuan, translate. Chengdu: Sichu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8.
- [9] 杨恩寰. 美学引论[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5.
YANG En-huan. Aesthetics Theory[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5.